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四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禘祫辨

予慨夫世之論禘祫者紛然無所折衷也故獨以大傳及曾子問爲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

謬糾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作禘祫辨

春秋左氏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

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吉祭也

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

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

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傳吉禘于莊

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

傳吉禘于莊

是書經解續編

頑石廬經說四

公速也

僖三十三年疏釋例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如例所言除喪卽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卽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按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

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
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元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
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
禘昭穆謂之禘明其更無祫也劉炫云正經無祫文唯禮記
毛詩有祫字耳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
大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

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疏春秋
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
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
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三十五年祫
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
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三十八年禘四十二年禘
年故知此年大事爲祫矣若然僖二十三年並爲禘祫何得下
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祫五年作禘大判

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何妨或有
同年時乎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為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
禘十一年禘十六年禘十九年禘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
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
五年而再殷祭猶言五歲再閏也疏中論三年五年前後兩說
俱謬又三年五年當以新君喪畢之年起算不得併先君之年
而通計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

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

特禘諸侯禘則不祔祔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

太祖疏禘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而云著禘嘗者蓋月卻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

禮記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王者夏正禘祭其

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外而立四廟注

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注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注

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熒怒黃則含

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

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汎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

于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

儀禮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

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太廟但三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礱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爲殷祭詩
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此云
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
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爲禴故
畧之又天子殖禘禘禘禘嘗禘禘注殖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
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
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
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疏按僖公
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
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禮緯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禘祭是後因以爲常經云禘禘禘嘗
禘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
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
而禘於太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
於太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禘太祖廟也是
新君卽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
年春禘于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
于太廟有事禘也僖宣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
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按閔
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

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爲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禘在禘前諸侯禘牲注互明禘一牲一禘注下天子也嘗禘烝禘按此經所謂禘乃時祭之禘非殷祭之禘也牲與禘正相對鄭說殊迂曲不通

附王制疏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禘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而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
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
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皆以禘爲五年一大
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
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
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
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
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
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
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
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

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

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祫祭於祖則祝

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疏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按

唯舉諸侯言故謂之祫若天子則必言祫矣下言天子嘗禘是也

禮記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

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

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疏祫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

禘祫一也唐孔氏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

謂之禘

天子之禘未嘗不合集羣祖諸侯之禘未嘗不序昭穆互文以見義耳

此言良是先

儒既不知禘祫之同遂無以辨禘祫之異今列其說而詳

夏北辨之春秋閔公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僖公三十三年左

大嘗氏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公十六年晉人答穆叔

尊魯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

祫爲三年喪畢之大祭蓋嗣君卽位三年之喪既畢遠主

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

時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祫之禮雖微鄭

杜言吾固知其必然惟禘之異於祫則未有得其說者鄭

氏謂喪畢而祫祫之明年乃禘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

祭一祫一禘祫大而禘小劉炫非之曰釋天文云禘大祭

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劉氏之駁甚快而王肅孔晁輩又謂禘大禘小蓋鄭氏說本公羊而不得其解王肅孔晁則不從公羊而別爲之解皆非也夫公羊雖後於左氏比之漢儒猶爲近古其說必有所授

未可非也

穀梁之說亦與公羊同可見其說有自來矣

然其言曰大禘者何合

祭也

大禘對四時之禘言王制禘禘禘嘗禘烝此時祭之禘小禘也

其合祭奈何毀廟之

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第言大禘不言大禘又上言大禘下言殷祭是殷祭卽

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再大禘也何嘗有一禘

一禘一大一小之別哉杜氏曰喪畢而禘遂以三年爲節

孔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禘以左傳無禘語禘禘正是一

祭果爾則禮記云不王不禘亦得云不王不禘乎其說又不通矣或曰禘卽時祭之一戴記有明文焉詩稱禴祠烝嘗乃武王時詩在周公制禮之前而周官晚出因詩言而附益之不得執彼疑此

四明萬氏說

不知王制祭統禘在夏郊

特牲祭義禘在春其說先已不同明堂位旣言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言夏禘秋嘗冬烝將旣禘又禘

耶抑卽以禘爲禘耶蓋自周末文勝諸侯四時之祭有僭

用禘禮者儒生習見時事數典而忘其祖故各自爲說信

禮記而疑周官可乎

有時祭必更有殷祭說見後郊社篇

夫禘祭原不在時

祭之外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蓋以大禘禮行之於

嘗則謂之大嘗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中庸亦言禘嘗之

義穀梁傳曰著禘嘗然則禘祫必於嘗歟然謂禘祭不在

時祭之外則可謂禘祭卽時祭之一則不可

王制云天子

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祫一祫一祫嘗祫烝祫毛萇詩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公羊文二年傳何休注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祫祫則不祫祫則不嘗三說不同王制最舛謬殆不可解然毛何之說亦未爲是且王制以特字對祫字義訓甚明而毛何以兼字解特字殆不可也當云天子禘則不嘗諸侯祫則不嘗蓋天子之禘與諸侯之祫皆行之於秋禘祫是殷祭嘗是時祭於殷祭之年卽以殷祭代時祭而不復舉時祭之禮耳

若夫唐之趙匡則以禘爲追祭帝嚳以

后稷配之其說本諸小記大傳而不察其文義也案喪服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

傳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詳味二文乃專

爲廟制言也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小記所

謂祖者謂文武也祖所自出則后稷也

記但言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朱子謂禘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恐非記意

后稷太廟居中文武世

室列於左右有配之之象焉更立高曾祖禰四廟是爲七

廟大傳本小記而刪去立四廟一句然所謂及其太祖于

禘及其高祖者正隱對立四廟言之

及者從下而上之辭讀大傳此節須將立

四廟句作主腦前後記意乃明

蓋天子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以祖所自

出爲太祖故既有太廟又有二世室諸侯卽以始受封之

君爲太祖不追其所自出

太公出于四岳齊不以四岳爲太祖秦仲出于伯翳秦不以伯

翳爲太祖

亦不復有配之者則祇有太廟而無世室是以止於

五廟大夫亦得及其太祖而其下乃不得具四親廟惟有

大事省于其君則禘及其高祖然亦但可于禘干之爲言空也謂有壇墀而無廟也其有廟者不過太祖及一昭一

穆三廟而已

廟之有五此禮之正說見下篇天子之隆於諸侯者在於始有天下者之上更推其所自

出以爲太祖也大夫之殺于諸侯者在于始爲太祖者之下高曾二主卽寄於祖禰廟而無高曾二廟也記意

本自昭然今如趙氏之說以祖爲后稷以祖所自出爲帝

嚳且不及羣廟之主則小記所謂立四廟大傳所謂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于禘及其高祖者何以稱焉

吳幼清因此遂以立四廟

句爲衍文

然則禘禘之異果安在乎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

諸侯以下不得稱禘矣又曰大夫于禘及其高祖則大夫

之禘猶天子之禘矣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諸侯二昭二穆故曰四廟是諸侯亦稱禘矣吾謂禘禘

皆殷祭也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祫

廟制辨

予於禘祫篇中畧及七廟五廟之說因詳言之亦可

與禘祫之義相發明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唐張齊賢言太

祖卽始祖以白虎通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鄭注詩序太祖謂文王之說謂皆不指祫祭之太祖今按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其說固非然謂始祖卽太祖恐亦未是始祖謂始有天下始有國之君也太祖廟號也諸侯卽以始祖爲太祖天子則以始祖所自出爲太祖文王武王周之始祖也后稷文武所自出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

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

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注太祖別子始爵者

士一廟

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

師者上士二廟

疏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

中下

庶人祭於寢

注寢適寢也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

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

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

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